

紅城花

楊銀娣

辽海传播出版社

I247.5
16202

红飞花去

杨银娣 著



90449891

南京工业大学
图书馆藏书

辽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红飞花去 / 杨银娣著. -- 北京 : 五洲传播出版社, 2013.10
ISBN 978-7-5085-2650-8

I . ①红…

II . ①杨…

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76034 号

书 名: 红飞花去

著 作 者: 杨银娣

责任编辑: 黄金敏

助理编辑: 姜 超

美术编辑: 吕成东

出版发行: 五洲传播出版社

通讯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31 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cicc.org.cn>

电 话: 010-82008827

印 刷 者: 北京今日兴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170*240

字 数: 300 千字

印 张: 19

版 次: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5.80 元

题记

一位卓越的天葬师，藏（族）、英（国）混血儿悲情画家

一位惊艳的八〇后钢琴手，弹奏着与继父的暧昧咏叹调

一位学富五车的亿万富翁

一位殉情舞台的戏子

一位灵肉坦白的记者

一位被物欲致残的灵性女孩……

爱到成痴、成狂、成乱、成伤、成恨；历经磨难、冷惊、挣扎、
觉悟、救赎乃至毁灭、背叛……从而构筑成 40 万块字的西藏高原荡
气回肠的神秘故事

是牧歌，亦是挽歌

一幅新世纪人类的《最后的晚餐》

无论写作与阅读，都将是一场对灵魂的审视、生命的慎独，包
括对未来世界的沉重忧患

它以史诗一般的磅礴气势，揭示了人的原罪与堕落

如果，当读者和作者掩卷之后，能记住那雪山之巅随风飘逝的
布达拉宫红，这，就足够了

扎西德勒

目 录

1/ 第一章

我痴痴地看着这个藏族女人和英国男人奇异的结合体，看着这个驾鹰东去、骑马飞奔的神人，走进了他那双蓝幽幽的眼睛

11/ 第二章

在西藏一个叫乌托村的屋子里，我第一次打开琴盖，流着泪弹起了肖邦的《前奏曲》，这，也是我重新选择人生的前奏曲

21/ 第三章

我宁可要高贵的绝望，也不要低俗的献媚

29/ 第四章

他，是我的谜，我，想解开他

35/ 第五章

他像一只殷勤的蚕娘一样吐纳着令人窒息的透明丝绦，把我一丝一缕地编织进情欲的茧窟，然后再和我共同努力策划着最终的破茧

45/ 第六章

我多么想把自己的故事也倒给你听啊，可是我找不到故事的出口，甚至没有切入点，我的心事将会永远搁浅在一个人的荒岛上，被岁月的潮水冲刷着、侵蚀着，最终化为一只千疮百孔的海螺

55/ 第七章

天葬师在西藏被叫做“多布丹”，是专门给人死后做安排和处理的职业

63/ 第八章

一个屋檐下，三个人生活在这种怪异的空气中，如同一个舞台同时有三个角色戴着并不严实的面具在表演着活剧

69/ 第九章

也正是这次发生的故事，让我在西藏待了整整三年

77/ 第十章

我佯装什么也没有看到。我有了得胜者浅薄的骄傲，同时我也知道，两个漂亮女孩儿间的战争也拉开了序幕

85/ 第十一章

终于，黑熊失去了耐性，那只能掌高高地扬了起来……

93/ 第十二章

我，成了卓越雕塑大师温柔手中的一团红泥

105/ 第十三章

我的心乱了，她渴望了解强巴，渴望走近甚至加入强巴的故事，我能阻止她吗？我能够阻止得了她吗？既然她会深更半夜敲男孩的墙，她就有胆量穿越那道墙

117/ 第十四章

有时候，屈辱地活着比悲壮地死更需要勇气

125/ 第十五章

我凝视着眼前这个比我小近十岁的女孩，她美丽，有知识，懂风情，敢爱敢恨，她的故事一定比我的故事精彩，也许会跌宕起伏

133/ 第十六章

一首歌曲也许能让人泪流满面。可是，等歌声过去了，我们面对的是现实的时候，那歌声会变得陌生、久远，人们也会随着现实变得麻木、冷漠

141/ 第十七章

这个世界太复杂，单单善良是不够的

147/ 第十八章

我们面前不远的树梢上，八只玲珑的鹦鹉，一个个正交头接耳地看着卿卿我我的我俩

153/ 第十九章

我愿意在你的眠床上安睡一辈子不醒

163/ 第二十章

这一刻我居然联想到航海中的旗语，我尽管不懂，但我坚信这一切与生存和毁灭、前进和沉沦相关

169/ 第二十一章

两个给我不一样感觉的男人，我都爱着啊。我在为自己的贪心和贪婪付出代价，我的灵魂开始不饶过我了

175/ 第二十二章

我真的想到了死啊。我没料到我想到死的时刻会如此地平静

183/ 第二十三章

继父漆黑的始终梳拢得整齐的头发变白了，很难看，我想到覆盖母亲的殓尸布

191/ 第二十四章

我心头的那座山你永远翻越不过去，你内心的那座山我也永远登攀不上

197/ 第二十五章

安与危，死与活，如同手中方向盘的圆，谁个能说出它的起点与终点，一切都是宿命，一切也就不再重要

207/ 第二十六章

你们告诉我，人有什么意义？他从哪里来？他向哪里去？

215/ 第二十七章

现在满世界装腔作势的人，我和你一样不想装，所以就跑到西藏来了，结果……

223/ 第二十八章

我们在湖边相识、相爱，我依然选择在这湖边把她放弃

229/ 第二十九章

我是中国人，即便像石头，我也是南迦巴瓦峰上的石头

239/ 第三十章

天都被我们走黑了。说罢，我觉得这话像诗

247/ 第三十一章

我蹲下身去捡粉碎的镜片时，每一块碎片里，都有着我万劫不复的沧桑

255/ 第三十二章

强巴是一座古老而崭新的东西方合璧的城堡，从我爱他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深深地陷入他街巷阡陌的迷宫，常常会找不到入口，而好不容易找到了入口，又往往寻找不到出口

263/ 第三十三章

一桌十三个人。我敏感地联想到了达·芬奇那幅《最后的晚餐》

273/ 第三十四章

我在想，也许，这便是强巴在这个世界上留给我的火种

281/ 第三十五章

我必须承认，这一场突发的风波，给了我巨大的痛，也让我可怕地成熟了许多

287/ 第三十六章

这是一个行走在铺满钻石的路上也不会低头的神圣。天知道，我怎么会放弃了这样一个如此卓越的男人

295/ 第三十七章

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

305/ 后记

每天深夜都能闻到雪花的暗香自东方飘来。那是强巴的气息。睿玺便会香甜地睡去，一夜无梦

307/ 结语

309/ 跋

第一章

我痴痴地看着这个藏族女人和英国男人奇异
爱情的结合体，看着这个驾鹰东去、骑马飞奔的
神人，我走进了他那双蓝幽幽的眼睛

我轻轻地晃动着高脚杯里的红酒，酒摇曳着，旋转着，溅到桌子上几滴，它们很快汇成了一股小溪，倔强地扭在了一起，凝聚成了一个晶莹的结。我打了个激灵，这酒的红，灼痛了我记忆的动脉。这红，正是强巴腰际那布达拉宫红的颜色，强巴正是拿着那布达拉宫红腰带紧紧地拖着我，一直把我拖到了桥头，那座被爱与恨、聚与散绵长深沉缠绕着的桥头。

强巴，你还在西藏吗？强巴，我想你了。这种想念不是蚀骨，是骨髓被敲碎了不能衔接在一起的痛，是心灵残缺的痛，是灵魂的痛。

随着酒杯放下，我闭上了双眼，强巴的身影来到了我黑暗的世界里，我想念这个与我有着惊天动地爱情的天葬师。

冥冥中，我来到了剑桥著名的老鹰酒吧，我之所以选择它，就是因为那个“鹰”字，那个与强巴有着形影不离的天使，还有灵魂的感召和五年茫茫的思念。想到这里，泪水重重地滴落下来。待我睁开了眼，桌上那深红的结已经显出了凌乱。我猛然看见强巴那张混血儿的脸膛正荡漾其中，那一双闪烁的蓝色忧伤的眸子凝睇着我，我又一个激灵，惶遽地用双手覆盖住了那结，掌心下立刻有了融入泪水红酒的挣扎，它们蠕动着，无声地溅落到脚下的木地板上，像一汪鲜血。我不忍看它们，用手捧住了冰凉的脸颊。唇边，有了一丝咸涩地浸入……

“睿，你怎么可以吃糟糕的英国土豆，还有炸鱼，你想让自己胖起来吗？我的睿，你的酒杯倾斜着，你与谁在梦中碰杯？你终于暂停了弹奏的旋律，来品尝老鹰酒吧的味道了……”一个熟稔而遥远的声音在耳畔奏鸣着。

手机再震动！

我彻底地被惊醒了，用手挡住了手机，小心地“喂”了一声。

里面没有声音。我挂掉了，皱了一下眉头。

手机又响了，我有了一种莫名的激动，声音有些颤抖：“是……你……”

“睿玺，你有了英国人的修养，你怕扰到旁边客人，用手挡在了手机前面。”

我捂着手机，不安地抬眼张望了一下，正好和对面的一位男士的目光相遇，我不安地向他点头表示了一下歉意。

对方回敬了我一个淡雅的微笑，这是一位典型的英格兰绅士。

“睿玺，你猜我是谁？”

之后，一切停止了。

我惊愕了，一个几秒钟的窒息。

也正是这一惊愕,急剧地点燃了我外表冷漠、内心狂热的情感,瞬间成为永恒。

天啊!

天葬师?

强巴?

是的,就是他!

没错,我和他在西藏发生了许许多多现在想起来都心颤的、不可思议的故事,包括那一程特异的高原爱情。强巴,这个在我心田深深扎下根的天葬师,你是我的心魔啊!“睿玺,你猜我是谁”,这个声音我太熟悉了,浑厚中掺揉着天籁之音。我激动地按刚才的来电显示拨起电话,顾不上打扰到对面的那个英国男人了。

随着眼前影子闪过,一个高个子的英国绅士走到了我的对面,用中文问道:
“我,可以坐下来吗?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我嘴里回答着,并没有抬眼,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,遂觉得有些失礼,正要递上一个微笑,目光被对面这个高个子男人放到桌上的手机夺去,手机在桌面上不安分地震动着。

是谁这样的粗鲁?

我抬眼注视着他。

他,明明拥有如同阳光般的容貌,浑身却散发着一一种冰冷的漠然;明明那幽蓝的眼眸中充满笑意,笑容却很悠远、空寂;这个人如同是雾霭笼罩的南迦巴瓦峰,给了我一种缥缈的感觉。我注意到他身上那件与众不同的白色长袍,雪山下绽放的白曼陀罗一样地临风拂动着,我似乎猛地嗅到了它那久违的芬芳与毒素……

那只手伸过来,把我手上的手机从容取下,按了暂停键,接着把两人的手机乖乖地摆在古老的棕色桌子上,挨着那只酒杯,我的手机沾上了酒的红。

我出现了少有的慌张。

为什么会有了在西藏时才能出现过的幻觉?

看着眼皮底下一黑一红的手机,迎接着眼前这个突然降临的男人的笑容,以及这笑容里蔓延出的无限神秘……这一切,我又是多么的熟悉。

会吗?怎么可能会是他呢?

“你,是强巴?是天葬师?”

上帝怎么会这样捉弄人,我刚才还在想念他啊。在这老鹰酒吧,一个“鹰”字,居然恩赐给了我天大的惊喜。

强巴,天葬师,你这个把我血性吸干的强巴啊!我本想我们今生今世再也不可能见面了,可是怎么会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地方撞见呢?

“睿玺,我就是你的天葬师,我就是你的多布丹^①,我就是你的强巴。你的想

^① 多布丹,藏语:天葬师。

念加上我的日夜思念，我们感动了上苍，上苍疼爱我们，让我们重逢了。还有，那鹰的神性，让我们在大英帝国剑桥的老鹰酒吧重逢了。”

我们几乎是同时呼唤出彼此的名字：

“睿玺。”

“强巴。”

“我们相见了，真的相见了啊！”

我们惊喜的声音惊到了旁边喝酒聊天的英国人，他们先是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，遂又转为友好的微笑。我和强巴同时都对着他们忘我地笑了。

强巴转过脸来，温暖地微笑着把手伸过来，在我的面颊上轻轻地抚摸一下。这一抚摸，给了我恍然若梦的感觉，这是那一双抚摩阴阳两个世界的手吗，这还是那一双描绘丹青王国的手吗，它还是那么修长、优美，一点都没有随着时间而变得粗糙、僵硬。还有，那一双让棕熊、骏马、鹰隼都驯服的眼眸，依然闪耀着春天高原湖水的光芒。此时此刻，我有种被他的一切给融化了的感觉，我，变成了那股红的酒醪。

酒吧里的音乐换了一首曲子。

我兴奋地抓住强巴的手，努力放低嗓音问道：“强巴，你怎么会在英国？你怎么会在剑桥？你，又怎么会来到这老鹰酒吧？”

问完，我痴痴地看着这个藏族女人和英国男人奇异爱情的结合体，看着这个驾鹰东去、骑马飞奔的神人，我走进了他那双蓝幽幽的眼睛。

强巴抽出我的手，拿他的手背贴在我的额头上反问道：“睿玺，你怎么会来到这里？怎么会在这里喝酒吃饭？瞧，这些土豆、炸鱼，你能咽得下去吗？”

我抱住了强巴的手，摇着头，眯着眼说：“是的，我真的咽不下它，何止咽不下，好像喉咙里卡住了一块天大的骨刺，咽不下，吐不出，简直就是翻江倒海。”我喘了口气，接着说，“强巴，有一句名言，叫十年生死两茫茫，我和你，是五年生死两茫茫！什么都别说，好吗？强巴，你不许问我从哪里来，我也不问你怎么会来到这里，让我们都先停下来，慢慢地捋顺思绪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。睿玺，我也是，刚才看到你那一瞬间，我的大脑僵持在老鹰酒吧的空气中，我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。我看了你足足有十分钟的时间，我不敢上前面对你，我是鼓足了勇气才打开手机和你说话。刚才，是的，就是刚才，我看似在和你调侃，好像很镇定，其实，我的心在快速跳动，魂魄似乎脱离了躯壳。我想，怎么会在这里见到了我的睿玺，难道这一切都是天意？”

强巴显得有些语无伦次。

两个人突然停顿了下来。

还是强巴先开了口：“睿玺，你还记得吧，那天，在风雨中，就是我们分手的那天？”

“记得，怎么可能忘记，那天，电击雷打的日子，是我一生最痛苦的一天。”

“睿玺，那天当我转身走的那一刻，我矛盾极了，我知道，只要我求你留下来，你会毫不犹豫地留下来的。我深信，我们依然会在一起的。可是，我不能，我不敢留下你，留下你我们会怎样，我们又能怎么样。我的心痛极了，我走了，我知道你也会一去不复返的。那时，我真想跳下悬崖，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可是我还是唤回了我的命。睿玺，当时我还怀着一丝的念想，希望有奇迹出现。树屋里，村长家，都没了你的踪迹，我知道你真的走了。我绝望地回到了藏北的草原，回到了纳木错，回到了树屋、帐篷，结果，意想不到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……”

又停顿了下来，许久，许久……

强巴缓缓地说：“睿玺，我什么都不说，以后再告诉你，先告诉我你现在发生的一切。”

“强巴，走，我们出去聊，这会儿我很想大声欢呼，大声对着天空喊叫，这里很憋屈，我的情怀在这儿施展不开。”

“睿玺，我也是被这儿的空气搞得很憋屈。”

“我们出来了！”

这是我推开沉重的棕色木门后呼喊出的第一句话儿。

强巴热切地凝睇着我，我从这一刻起再也没有拿掉黏附在强巴身上的眼眸，我们同时都扑到了对方的怀抱中。强巴不停地在我的耳边念叨着：“我的睿玺，我的睿玺……”

这样的怀抱，五年来我一直都在朝思暮想着。

我踮起脚尖，在强巴耳边醉一般地呢喃着：“强巴，我的天葬师，我的多布丹，我的灵魂要出窍了……”

我突然怀疑眼前这一切，猛地推开了强巴，有些恍惚地看着他。

强巴先是一惊，遂眯起眼，往后退了两步：“睿玺，我是强巴！真的！”说着，睁大了眼睛。

胸腔里一股热浪涌了上来，我冲上前去一把抓起强巴的手，放到了我的面颊上，然后移到了唇上。

强巴把我的手收回，贴在他胸膛上，“睿玺，太不真实了，是吗？”

我乖乖地点点头。

我们俩几乎是同时把目光转向老鹰酒吧门头上高高悬挂的鹰，那只栩栩如生的鹰也在凝视着我与强巴。

强巴拉起了我的手，我们在幽静的铺筑着鹅卵石地面的小巷漫步。古典风格的街灯下，我仔细地观察起强巴，强巴穿的是白色的长大衣，腰间依然是那条再熟悉不过的布达拉宫红腰带，棕色的长靴，自由的黑发披散在肩头。我也发现，我和强巴的穿戴是那样的不协调，我的上身是一件被设计师故意做旧的米色皮衣，

一条被打磨得千疮百孔的黑蓝色牛仔裤，一双驼色时尚的靴子伸到了小腿上。幸好，我的长发和强巴的长发还能搭上调，都是那样的飘逸。

强巴像个教父，像个传教士。我，倒像是一个走失的游魂。

我和强巴的手紧紧地扣在一起，习习的凉风吹旺了我们内心亲热的火苗，而且越烧越旺。我们并肩散步到了康河边上，迎着淡雅的月光，走啊，走，走了好久，好久，俩人都舍不得说话，怕惊吓走了盼望很久的幸福和这突如其来的惊喜。

到了数学桥对面的石桥上，强巴停住了脚步，在月光下捧着我的脸，端详了好久。

“睿玺，你变了，变得妩媚了，我恨不得现在就借着月光，给你描绘出一幅绝世的画作来。”

“强巴，我等这天等了很久了。”

“睿玺，等回西藏的那一天，我一定还要在纳木错给你画像，这次是带色彩的。”

“嗯，我也一直在想念西藏，想念纳木错，想念那有着太多故事的树屋、帐篷，想念那有着温暖诗意的牛粪火。”

“唉，强巴，我问你，你不是不愿意用手机吗？怎么又拿起了手机了？”我突然转了话题。

“睿玺，太叫绝了，这是我今天下午刚刚在剑桥买的手机，买手机纯属为了你，你的手机号码一直刻印在我的脑海里。不过，第一个拿起手机试打的是我妹妹的电话。”说到这里，强巴停顿了，看了我一眼，“睿玺，整个下午，我几次拿起手机，刚要拨打，又放下，不停地重复、拿起、放下。看着手机，好像你人就在手机里，沉甸甸的。我怕，我真的怕如果打过去不是你，或是关机，或是停机。这里可是英国，我只有你国内的手机号，我害怕打不通，我心中的念想不愿被破坏掉，我一直惶恐不安。怪了，真是怪异，到了傍晚，一双脚硬是不听使唤地跟着我来到了老鹰酒吧。结果，不早不晚，你睿玺就坐在那里等着我强巴。真是应验了那句冥冥之中自有主宰的话。老鹰酒吧，嗯，睿玺，我敢肯定，是我的鹰显灵了。”

“是啊！是鹰显灵，太奇妙了，每次和你在一起，玄机都接踵而来！”

我还想着强巴刚才的那句话，调整了一下情绪，然后郑重地问道：“强巴，你什么时候有妹妹了？”

“怎么问起我妹妹了，等有时间，我慢慢给你讲我那个印度出生的漂亮妹妹。”我迷茫地点着头。

“睿玺，该找你了，是时候了，该和你见面了。”

“强巴，什么叫是时候了，什么叫该和我见面了？”

“我是说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画家的时候。”

“你现在已经是了！一定是，强巴，我深信。”

“是的，我不否认，我用不着谦虚，五年了，我每天把自己关到画室里，和画中的人物在一起，和故事在一起。现在，我的绘画出了成就，所以，该出来找我的睿智了。”

“强巴，五年了，你才找我，你不怕我已经有了别人？”

“不怕，我一点都不怕。就是有了，睿智也会舍他而取我。”

“那样不是变了味？”

“只要爱在心里搁着，永远不会变味的。”

“强巴，你哪来的妹妹，难道你父亲在英国又有了家室？看，我怎么又问了？好了，强巴，等一切都缓冲下来，你再慢慢道来。”

强巴刚要说话，我用手指挡在了他的唇上。

我们停下了脚步，互相看着对方，什么话都不再说，什么话也都不再问。

今天是平安夜。

不停地有人穿梭在康河的桥上，那些欢快的脚步和卿卿我我的身影在月光下抒写着愉悦和幸福。

“睿智，看样子，你要在英国待上些日子？”

“不是待些日子，我在皇家音乐学院读博。”

“是吗？你什么时候来英国读书的？”

“离开你后，我就到了英国读研，然后读博。今年，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。”

“睿智，我们都在大英帝国，可我们居然没有任何的联系，我就要走了才得以相见，是上苍和我们在捉迷藏，还是老天故意捉弄我们，为什么不让我们早日相见，偏偏要在这即将离去的时候。”

“强巴，不说了，要是说起来，我会怨你、恨你的。我不想今晚的美好被怨恨破坏掉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。我不说，以后再解释。睿智，我后天下午的飞机，回北京。下个月三号，在美术馆展览我的作品。”

“强巴，五年了，你是个执著的人，我知道你现在的成就非同一般！”

“我已经在英国举办了几次画展，在美国也举办了三次，都很成功，这次去北京举办一次大型的画展。”

“强巴，我为你骄傲，辉煌属于你，你值得拥有这样的辉煌。”

强巴淡淡一笑：“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睿智，如果我没有来到英国，没有和父亲相认，也许命运不会是这样的，我会继续当我的天葬师，继续孤寂地飞翔在天空，驰骋在树林，我们也就不会在这里相见。”

“强巴，今天就是没有见面，我拿到了博士学位后，也会到西藏去找你的。”

“睿智，在画室里，在散步时，在深夜中，我在心里一直都拿不掉你的身影。睿智，除了想你之外，我不管在哪里，只有拿起画笔才能找到我自己，除此以外，